

高邮市民文明行为10条

1. 公共场所讲修养,不吸烟、不插队、不抢座、不大声喧哗、不说脏话。
2. 安全出行讲法则,不闯红灯、不逆向行驶、不抢道、不随意变道、不乱停乱放、不占用盲道。
3. 净化环境讲卫生,不随地吐痰、不乱扔烟头、不乱丢垃圾。
4. 文明用餐讲节俭,不剩饭剩菜、不铺张浪费、不劝酒酗酒。
5. 商铺经营讲规范,不乱设摊点、不出店经营、不出售伪劣商品、不随意张贴广告。
6. 爱护公物讲自觉,不私自占用、不污损破坏。
7. 爱我家园讲规矩,不乱搭乱建、不乱挂乱晒、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、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、不噪音扰民、不无绳遛狗、不让宠物随地便。
8. 保护绿化讲责任,不毁绿种菜、不践踏花草、不毁坏树木。
9. 理性上网讲道德,不信谣、不传谣、不造谣、不诋毁中伤他人。
10. 观光旅游讲风尚,不乱涂乱画、不乱扔杂物、不损坏文物。



今日高邮APP

在线投稿: <http://tg.gytoday.cn> 新闻热线: 84683100 QQ: 486720458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<https://www.gytoday.cn>

沙漠清泉

□ 唐以军 陈朝明 郭玉梅



“真的不走了?你说话要算数”

1

最初的夜晚,寒冷与孤独如影随形。土炕冰冷坚硬,窗棂在凄厉的寒风中簌簌抖动,吴登云裹紧毛毡,心跳在寂静的寒夜里格外响亮。故乡的炊烟、母亲的絮语,都在记忆里发酵成浓得化不开的乡愁。每当思乡的念头在内心疯长的时候,吴登云就拼命地研读医书和工作。妇产科的产妇需要接生,他便翻出《妇科学》;口腔科的患者牙痛难忍,他对照《口腔医学图谱》诊治;白内障模糊了老人的视线,他借来显微镜尝试手术。炉火映照床头,“噼啪”声里,吴登云写下第一份“跨界”处方。长夜寂寂,风霜漫漫,故土迢迢,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,来不断排解自己内心的思念和孤独。

但是这片土地也很快向他传递出了粗犷外表下的温情。吴登云清楚地记得,他刚到乌恰不久,一次骑马出诊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下,一位路过的柯尔克孜族老人急忙赶来,将他扶进毡房。女主人端来滚烫的奶茶,孩子们好奇地围着他,黑亮的眼睛里盛满了关切。那一刻,奶茶的香甜不仅温暖了他的肠胃,也融化了他心头的冰霜。这样的瞬间越来越多——老乡们会往他口袋里塞还带着体温的煮鸡蛋;牧民会专程送来一块自家打的馕饼,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说:“医生,吃,身体好。”这些质朴的善意,就像一束束微光,照亮了吴登云的异乡岁月。

然而,真正要走近这些善良的人们,必须跨越语言的鸿沟。吴登云永远忘不了当年的那个下午——一位牧民抱着发烧的孩子前来求医,因为语言不通,吴登云拼命比画,急得满头大汗,对方却一脸茫然。最后他只能靠着触摸额头、模仿痛苦表情来完成诊断。

就在那天夜里,吴登云在昏暗的灯光下摊开笔记本,郑重地写下第一个柯尔克孜语单词——头。他拜牧民为师,跟同事

学习,甚至向玩耍的孩子请教。他的笔记本里,汉字、柯尔克孜文、音标和图画奇妙地共存。在柯语单词“心脏”的旁边,他画了一颗心,“脚”的旁边,他仔细描摹出了一只脚的形状……

当第一次没有借助翻译,吴登云用柯尔克孜语准确问出“你哪里疼”时,牧民眼中闪过的惊喜让他终生难忘。那一刻,他不仅听懂了病人的陈述,更听见了心灵相通的声音。

从“头”到“心”,吴登云用最朴素的方式,丈量着、温暖着乌恰的每一寸土地。而这片土地,也以它宽广的胸怀,拥抱了这个远道而来的儿子。

2

“乌恰的面积有2.2万平方公里,比我们老家大十倍还不止。当时在这里开展医疗工作,主要靠送医下乡,骑马巡诊。”在诊疗室里,吴登云平静地向我们讲述当年的行医经历。高原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,映在他那件洗得发白、领口微微泛黄的白大褂上,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
乌恰,地处天山与昆仑山两山交汇处,境内有柯尔克孜族、汉族、维吾尔族、回族、乌孜别克族、塔吉克族等11个常住民族,他们像星星一样散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。

巡诊的日子里,吴登云最长的一次,在牧区辗转了整整四个月。白天,他是牧民们期盼的“马背医生”,手指搭在每一个跳动的脉搏上,为老乡送去健康的守护;夜晚,他便与老乡一同挤在低矮的毡房里,和衣而卧,抵足而眠。

归来时,吴登云的衣橱里已成为一个“微缩的草原”——数不清的虱子在身上蠕动,虱子牢牢地附着在纤维里。吴登云在宿舍里烧一锅开水,将衣物一股脑浸入其中蒸煮,就好像在完成一次寻常的消毒。

吴登云说,巡医的日子他并不觉得艰苦,反而对老乡充满了感恩,是老乡们的奶茶与馕饼滋养了他,更能让自己节省下

珍贵的粮票。吴登云将这些粮票小心翼翼地寄回老家,寄给牵挂着他的母亲。

如果说,吴登云将省下的粮票寄给母亲,是孝心的回馈,那么,他为牧民献出的鲜血与皮肤,则是生命的报答。当病人急需输血时,吴登云会毫不犹豫地伸出胳膊,让自己的热血静静地流进牧民的血管;当烧伤的孩童需要植皮时,他毅然割下自己腿上的皮肤,让它们在新生的肌体上扎根。行医以来,吴登云从自己身上抽出总量达7000多毫升的鲜血给帕米尔高原上的老乡,割下十三块邮票大小的皮肤移植给牧民烧伤的儿子,为他们带来新生与希望。这已不仅仅是救治,更多的是一场生命与生命的交融。

如今,当年身上植有吴登云皮肤的婴儿也已步入老年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却始终忘不了妈妈跟他说过的话:“吴医生的药箱里,装着比月光更亮的东西。”

3

初冬的乌恰,像被时光轻轻拂过的一幅素雅画卷,带着几分清冷,又藏着几分静谧。谁能想到,这座边陲小城却是一座历经地震而浴火重生的新城。

乌恰县地震纪念馆记录着当年这一惊心动魄时刻:1985年8月23日,乌恰县发生7.4级地震,造成67人死亡、2万余间房屋倒塌。震后,原老县城被废弃,新城选址于东北部的博鲁什。

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下,乌恰迅速启动灾后重建工作。危难时刻,已于1984年担任县医院院长的吴登云没有片刻迟疑,带着全院几十名医护人员,立即开启易地重建医院的工作。为给病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,吴登云提出“十年树木工程”,没有土,他们就到6公里之外的老城去拉,一个坑一个坑填土;没有水,他们就从雪山下挖了12公里长的引水渠;人手不足,他让自己的女儿放弃报考银行职员来医院当护士……也正是此时,他的父亲罹患癌症,吴登云匆匆赶回家乡,只在床前伺候老人一周便返回乌恰。在灾后重建的战场上,吴登云用巍然挺立的身躯,站成一座为所有医护人员克服千难万险负重前行的“灯塔”。

就在乌恰县人民医院重获新生的时候,吴登云也迎来了自己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。

1986年,一纸调令如和煦的春风,吹进了帕米尔高原,吴登云被调回家乡扬州苏北人民医院烧伤科。对于一位离乡数十载的游子来说,这无疑落叶归根的最佳路径,行李已经捆好,窗台上养的几盆花卉也送给了邻居。多少次梦回故乡,一旦真得以实现,吴登云内心的欣喜与激动难以抑制,他恨不能立刻插上翅膀飞回家乡。

当吴登云向时任县长辞行时,这位素来坚强的女性,竟如失去依靠般放声大哭。哭声里没有丝毫官场的客套,只有一个普通人的恐慌与无助:“你走了,我们看病去找谁?”

吴登云试图安慰:“还有其他医生。”县长的泪水更加汹涌:“没有像你这

样的了!”

这句最简单直白的话语,道出的,是二十多年来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生死相托,是帕米尔高原上的牧民刻入骨髓的信任与依赖。吴登云承诺:“我还会回来看你的。”

县长的话却撕开了所有温情的掩饰:“看我有什么用?看完了你还是要走掉!”她依旧大哭不止。

在这一刻,去与留的天平轰然倾覆。望着眼前泪流满面的县长,吴登云仿佛看到了背后成千上万名牧民的殷切面孔。他沉默片刻,终于一字一句地吐出那句重如山岳的承诺:“我不走了。”

“你说话算数?”县长紧紧追问。“我不走了,就留在乌恰了。”这一次,吴登云的声音平静而坚定。

回到家,面对儿女不解的目光,吴登云没有讲述县长大哭的场面,而是用质朴的语言跟孩子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:“扬州,像我这样的医生多得很,但在乌恰这个地方,像我这样的医生太少了。我们,不回去了。”

窗台上的花虽然送走了,但生命的根,却更深地扎进了乌恰的土地。这一次,他为自己签下了一份永久的契约。

“你就像沙漠里的清泉”

1

在我们乌恰之行的采访计划里,有一项是找寻吴登云早年行医救治的患者。当地陪同人员说,乌恰这个地方很大,多年以前救治的病人也没有留下联系电话,想要找到他们恐怕会耗费很长时间。

考虑到行程短暂,我们也只好准备放弃此项安排。谁知,意外的惊喜竟很快跟我们撞个满怀。

就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下午,一位少年在妈妈的带领下找到了吴登云的诊室。

少年名叫努尔加纳提,四年前右手臂摔断,就是经吴登云治好的。今天他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,就让妈妈领着来找这位和蔼可亲的爷爷给看看。少年的妈妈古力司坦见到吴登云更是难掩内心的激动,她告诉我们,他们一家与吴医生有着跨越数十年的医患情缘:当年吴登云在地震废墟中救下的女婴就是她的妹妹。

地震发生后,吴登云立即带领医护人员投入紧急救治。医院已成废墟,他们便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与死神赛跑,争分夺秒地抢救生命。古力司坦的母亲为了保护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,头部被坠物砸成重伤,婴儿也因为肺部吸入大量灰尘而生命垂危。在简易的手术台上,吴登云守护了三天三夜,终于让母女二人转危为安。四十年过去了,如今已76岁的母亲仍时常念叨着吴医生的恩情。古力司坦激动地拨通母亲电话,对着听筒大声说:“妈妈,我见到吴医生了!他身体特别好,您放心吧!”电话那端传来老人欣慰的笑声。这份跨越时空的牵挂与感恩,在此刻凝结成了最温暖的瞬间。(下转4版)

